

绿妖

少女哪吒

青春转瞬即逝 青春永恒不朽

理想国

imaginist

少女
哪吒

N ē Z h ā

绿妖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女哪吒 / 绿妖著.

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495-7026-3

I. ①少… II. ①绿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978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何林夏

出 品 人: 刘瑞琳

责任编辑: 杨晓燕 张诗扬

封面绘画: 张 雯

封面设计: 熊琼工作室

内文制作: 韩 凝 马志方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6.75 字数: 91千字
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疯狂天使的人间秘语

路内

每个人的经验之中，总有一些是秘语，是不被言说的。三年前，我在北京受邀做一档电台访谈，对面的人是绿妖。她的声线很好，非常适合做电台主持人，很不幸的是我也曾做过这行，坐在话筒前面戴上耳机我就会露出自己的播音腔，于是那档节目变得不太像是作家之间的交谈。录完之后，我们都很开心，她说自己也曾经做过电工，而且和我一样，是在一间配电室里，看着各种各样的电表，看它们循环。

当时我已经拜读过她的作品《硬蛹》和《少女哪吒》，这两篇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，几乎就是我最喜欢的短篇范式，有一个人在讲述着什么，一些专属于她的细节和对话，轻盈而顽皮地推进着故事，其中密集的视觉体验犹如加注了神力，文本的背后则是一个发了疯的天使，凌驾于实在的世界。

小说集的出版是三年后了。宝城的故事，以及这个叫李小路的讲述者，有点像巴别尔的《骑兵军》，或者是海明威的《在我们的时代里》。一个作家执著地书写着某个年代、某个地方，像一艘冰海中的破冰船，用自己的方式在没有参照物的世界

里前行，所经之处，看到一条轨迹，以及深邃的海洋。

三年前，在谈论这些往事的时候，绿妖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心态，工人啊，小城青年啊，文艺范儿啊，这些标签并不起效。90年代已经过去了，属于她的青年时代也消失了，但据说那座县城还在，或者被她锻造在小说里了。在这个渐行渐远的过程中，不被言说的秘语终于形成了这样一部小说集。有时候我觉得她还是很愤懑，但在小说里，仿佛不是经历了时间的释然，而是在一开始就已经成为“他者”，远远地看着，看它们循环。那个曾经在场的人，既不曾满地打滚，也不曾傲然自赏。非常之好。

写序的时候，我问绿妖，你的真名叫什么。认识多年，我没有在任何资料上看到她的真名，也没有想起来要问这件事。很多作家笔名用久了，说起自己的真名，会觉得别扭。

她说其实是个很俗气的名字。

我说到底叫什么呢。

绿妖说，我叫王海燕啊。

无论如何，这两个名字都像咒语。在小说的河流中，一侧是绿妖，一侧是王海燕。这是我最深的感受。

2015年7月11日

目 录

- i 代序：疯狂天使的人间秘语 / 路内
- 001 硬 蛹
- 035 少女哪吒
- 069 寻人启事
- 099 所有失败的鱼
- 127 青 春
- 173 地狱的拯救
- 203 跋：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

硬 蛹

1. 黄玲玲

那年我23岁，刚毕业，在一家电视台实习。另一个实习生叫黄玲玲，有人说，她很快就会是女主播。大概因为这个，组里的高唯经常找她麻烦，无形中，我的日子倒好过了一些。

其实怎么看，黄玲玲都不像主持人，我们台里的女主播，出来都化妆，衣服也鲜艳，跟制片人说话时异常娇媚，跟我们说话也都和颜悦色的。黄玲玲嘛，她穿的衣服都是黑白灰，好像成心要把自己遮住。她走路也是尽可能不引人注意，在室内，就沿着墙角走，在街上，就贴着街边走。这一点，高唯骂得很传神：鬼鬼祟祟，像个特务。如果抛开这一切，黄玲玲其实还挺好看，有争议的好看。比方我的男同事，他们就觉得她还没有高唯有女人味。

黄玲玲让我觉得美的是她的眼睛，平时，她总是视线朝下，偶尔才抬起来，有些吃惊似的。她的眼睛像深不可测的黑曜石，只有听到特别感兴趣的话题，黄玲玲的视线才会聚焦，你会发现她比一般女孩的眼神更坚决。那种冷静远远超出正常需要。

那是一个星期六，要播出的节目因为国庆晚会推迟一周。

我跟她一下没了事。我们工作的地方是宾馆的一个长包房，窗帘常年紧闭，白天也开灯，那种惨淡的电压不足的灯光，看久了让人感觉大脑也电压不足。我从宿舍拿来一盆仙人球，放在窗台上，撩开一角窗帘，它靠这一点点阳光就活了下来。

节目组的电脑上不了网，待在办公室是很闷的。但回到住处也很闷，我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平房，八十块钱一个月。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房东想给我一台彩电，可我从来不看电视。想想都可笑：一个从来不看电视的人，在做电视。

黄玲玲的手机响了。她等它响了半晌，才按掉，不情愿地用座机打回去。她声音很小，但能听出来她的P市口音，我太熟悉了。但她挂掉电话后，我什么也没说。在交朋友这件事上，我更像一个被动式：从小到大，都是别人主动跟我交朋友，主动跟我保持联系。所以，大学毕业后，我就没有朋友了。我跟黄玲玲，是两个被动式的相遇。

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外面下起了雨。

“我要冲咖啡，你要吗？”黄玲玲忽然问我。她的声音是很好听的，不是高频尖细的那种，而是沉沉的中音，像白银一样。她拿出两包雀巢速溶咖啡走到饮水机边。中午她买咖啡时，我就在后面。从细节看，黄玲玲出身很好，她的衣服，仔细看，剪裁和质地都是上好的。但这时候的女孩子正

是穿时尚的时候，黄玲玲的穿衣风格像一个历尽沧桑的女明星。付账时，她从钱包里抠出一枚枚分币，五毛、一毛、五分，一分。后面等付账的人排起了队。她结完账，一回身看见我，微微一愣，就走了。

“小心烫。”递给我咖啡时，她说了一句，顺势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。我们一口一口地喝着烫嘴的咖啡，虽然是两个被动式，在内心无聊的巨大压迫下，也会试图组建一个句子。

“我有个习惯，如果钱包里有零钱，买东西时把它们全部花掉，心里会特别舒畅。”她说。

“哦。以前我有个同学，也有这习惯。有回她买一本书，用的全是五分五分的硬币。”其实被她提醒，我才发现我也有这种习惯。我们都是自己经历的奴隶。我忽然想起来：“你的名字跟她一样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黄玲玲猛地抬起眼，晶莹深邃，让我觉得黄玲玲这三个字配不上她的眼睛，“我这名字，太大众了，从小到大点名，总有四五个重的。”她自嘲地笑笑，“你同学也是宝城人吗？”

我看看她。

“我看过你简历，我要给制片人推荐实习生。”她想想又说，“其实我也是宝城人，我在宝城出生，后来全家搬到P市，

但爷爷奶奶都在宝城。所以偶尔还回去。”

“她不算宝城人吧。她是农村户口，宝城下面的。”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整个天空变成黑色。“我们曾经非常要好，一起组社，学武术。”我苦笑着重复，“是呀，你没听错，我们结拜，她叫道遥子，我叫小白龙。我们一块学武，梦想能成为武林高手，闯荡江湖。”

“后来呢？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？她现在做什么？”黄玲玲听得入神，一连声地追问。

“后来她死了。”

黄玲玲的咖啡泼在她的裤子上，她低头看看，用纸巾慢慢擦拭，一边重复：“她死了。”

2. 校长

我跟另一个黄玲玲是在英才中学的同学。刚开始我挺讨厌她的，她是永远考第一的那种人，从来不出错。而且特别假，比如化学考试考完了，出来大家对书本，她叫得最大声：哎呀，我全答错了全答错了。脸色发白，拼命跺脚，快哭出来的样子。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还挺高兴的。结果第二天一

公布，她还是第一。化学考了97。亏我还傻乎乎安慰她呀。

她年年都免学费，每学期还有两百块钱的奖学金。她是校长的心尖。我呢，我是校长的冻疮。

在继续说黄玲玲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下英才学校。你可以想象一座小型的监狱，坐落在城乡结合处，再往前，就是农村。你当然知道，北方的农村，一到冬天，荒凉得连狗都害怕，大片大片的土地，露出来被榨干的肉身子，北风是地面上唯一的活物。冬天，大风天走路的人，都揣着手，低着头，混混沌沌地走，乍一看像走了一街无头鬼。在路上遇到熟人，递个眼色就算完结，除非有非说不可的话，说完，都各自低头“呸呸呸”地从嘴里往外掏土。它右边是城市，因为接着农村，那一段城市也就很不像样了，都是破破烂烂的小平房，黑乎乎的像地洞，人们像老鼠一样住在里头，如果按照大地的意见，它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，而它们也自暴自弃地赖在地上，像土地上多余的癍疤。

我们的学校，就鹤立于平房和田野之间。门口有条路，是宝城当时的环城路，P市的运煤车把马路染成黑色，所以我们从来不穿白袜子或白裙子。

校长是班上所有男生的偶像，他最爱的有三件事：练武术、打官司、操练军队（我们就是军队）。他的偶像是毛泽

东、朱元璋、秦始皇。他最爱看的书是军事书籍、皇帝秘闻、军阀逸事。他身上除了一个奇丑无比的龙头手杖，别无超过一百元的东西。他块头大，嗓门洪亮，睡不铺褥子的木板床，每天四点钟起床舞剑，他吃得很坏，穿得很糟，不打麻将，一心一意扑在学校，除了看几本军事书和打骂学生外没有任何享受。

从公立小学转到这里，我精神为之一振。再也看不到在学校里打麻将的老师，再也看不到那几个趾高气扬的学习委员卫生委员，英才学校里，唯一的真理裁决只有校长一个人，这就简单多了。而且他不是只会强横，他在改我们的日记时，是非常温柔的。所以我们什么都往日记里写，他说，他喜欢别人说真话。

“真可怕。”沙发上的黄玲玲插了一句，脸色发白。

“你们的日记不给老师改吗？”

“都要改的。但老师不鼓励学生真的什么都写。”她抱紧已经变凉的咖啡杯，“我写过心里的真实想法，老师看了很尴尬，后来我就跟别人一样，什么都不往上写了。你们的校长是个怪物。”

当然。他当然是个怪物。但对于12岁的我来说，他曾

经是一头好的大怪物。对于黄玲玲呢？我一直不知道黄玲玲是怎么看待校长的。

3. 另一个黄玲玲

黄玲玲整个人都比别人小一号，脸还不如一只肥猫的脸盘大。脸色苍白，像个透明玻璃瓶，里面隐着一根根靛蓝色的静脉血管。她从来不笑，也不合群。宿舍熄灯，女生们会聊会儿天，她总是点根蜡烛，绷着脸看书。我们声音大了，抬头就骂。她连老师也敢骂，只要她听不懂，立刻就骂，然后写在日记里。她的日记就是一个账本，校长则像扶保雅典娜的黄金圣斗士，跟所有让她不痛快的人算账。

没人愿意跟她做朋友。就算先前还有，她把别人借她钢笔弄坏不赔写到日记里后，也没有了。但她好像也无所谓。

我那时爱看武侠书，带动整个寝室都疯魔了。我跟一个叫陈海笙的女生合伙租书，那时，一周只能出去一次，就租好够看一星期的书。有时时间紧急，我们都是两人同时看，把书举起来，相对盘膝，四手翻页，像黄蓉给郭靖发功疗伤。如果一个外人猛地进来，会被满宿舍都是这个诡异姿势的场

面吓坏。

我和陈海笙还组建了“神州社”。最早,成员只有我们俩,后来她吸收了很多,几乎所有女生都去了,我就不再去了。我站在窗前,看楼下热火朝天的练功场,觉得被背叛,觉得寂寞无边无际。

在我们彻夜看武侠书、练武功的时候,黄玲玲都只是绷着脸看书。她对世界似乎没有一点儿好奇心,像个老头儿。

有个星期六,快放学的时候,校长让我们起立,出去,不准带一本书,“今天星期六,咱们要搞一次大扫除”。他点取几个心腹男生,喝道:“你们留下来搜。”

校长一声吩咐,几个男生如狼似虎地开桌检查,凡是课外书都扔到地上,从男生课桌里也搜出来不少武侠书,居然还有少量言情书。最后都扔到院里,点火,烧了一下午。第一次,我对校长感到强烈的不满。但我最痛恨的还是揭发的人。一定有人在日记里写了。

当时我们都怀疑是黄玲玲。她好像还挺乐,难得地咧着嘴笑。气死我们了。

“那到底是不是她?”这个黄玲玲还真着急,听到这儿就忍不住了。

“你别急嘛。”那段日子，我们很多人都犯事了。谈恋爱的被点名，逃课的也跑不了，我们都怀疑黄玲玲，谁让她那么得宠！搜课桌都不搜她的。只有她不谈恋爱，也不逃课，也不看课外书。

我们孤立她，但她本来也没啥朋友。她也不爱美，整天穿同一件衣服，冬天还要戴袖套。我们那时虽然也不富裕，但也没有人肯戴袖套了。我们都觉得学校食堂伙食恶心，她从不挑剔。说到作风问题，她连正眼也不看男生一眼。这些在我们看来是毛病，在校长看来全是美德。就算我们想揭发她，也找不到把柄。

焚书第二天，我重新练功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从大门翻出去。大门虽然铁锈斑驳，可当初铸造它时，工匠也用心地打过花格。我就踩着花格，一阶阶爬到最黑处。深吸一口气，夹紧肚皮，像条带鱼一样从门缝里游出去。

那天晚上有月亮，方圆几公里，在铁门上一览无遗。我们的练功场，其实是学校对面的一个荒废地基，有的地方在地基上铺了一层青砖，有的铺两层，最高铺了六层。我们量过，六层有一米二。我只能跳到第三层，偶尔能到第四层。陈海